

热点

湖上数峰青

关于公元2016年在杭州一次雅集的私人记录

李郁菴



高银



西川



欧阳江河



李笠

摄影/记者 丁以婕



江河,显然很享受这种声名所带来的涟漪。

我们都有小小的虚荣,那一刻,刚好有波光荡漾。

3

时间有时候会为我们设置一些可以拿来作为话题的邂逅,比如西川和我两次在杭州的相遇,都是在西湖之上,在小瀛洲,改变的只是我们的年龄。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西川这首早期的诗《在诺尔干仰望星空》至今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虔诚、敬畏,精神上的向往与渴望,强烈而自然地流露着。星空不仅指向远远大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宏观宇宙,更代表着永恒的存在与价值。这正如西川的写作,一直在朝向一种开阔之处努力。

西川,这个曾获上海《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十年人物大奖2001-2011”、鲁迅文学奖(2001)、美国/意大利拉涅利城堡基金会奖修金等多种荣誉的诗人,江湖上传说他国际诗歌节中的宠儿,他是这些诗歌节的常客,我想这得益于诗作的国际性。就像这次聚会中来自美国波多黎各的詹姆斯·R·坎特雷,他的中文名字叫做王飞,我们建议他应该叫做王不鸣,他的诗,同样具有这种地球村的意义。

盛名之下无虚士,关于西川,实际上只要说一件小事就能看到他的深度:一天晚餐后,对着一面湖水,高银用韩语朗诵屈原《楚辞》中的《九章·橘颂》。之后,西川用筷子击打着碗碟,一口气朗诵屈原《离骚》中的一章,博得满堂喝彩。这种记忆即使是训练出来的,依然让人敬佩不已。

西川近年诗歌更加转向于舞台和表演艺术,我个人总觉得他的努力尚未水到渠成,但最后,这些努力肯定会导入到一片开阔之地。

回忆西川这一次雅集中的形象,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湖的游船上,他突然有些腼腆,像是在解释,低声说:他把汗衫穿反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他汗衫口子上的洞,笑嘻嘻地咧着嘴,像一句诗。

4

巧合的是,来自瑞典的李笠和中国澳门的姚风,他们曾经是校友,只是不同年级。他们都曾求学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同样学的都是小语种,李笠学瑞典语,姚风修葡萄牙语。

李笠1988年移居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专修瑞典文学。出版有《水中的目光》等6本瑞典文诗集,并荣获2008年“瑞典日报文学奖”和首届“马丁松时钟王国奖”等诗歌奖项。早两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特朗目斯特罗姆的诗全集也多数由他所翻译。

姚风移居澳门,当过一阵子文化官员,后来去了澳门大学任教。让我奇怪的是,姚风在澳门住了那么多年,居然就没进过赌场。姚风有一首写女儿的诗,很让人感慨:女儿越来越大,我看到世界上的流氓越来越多。

诗人有柔软的心。或许越柔软,写的诗能够越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饮食等生活习惯会改变一个人的样子,在瑞典多年的李笠,他的体格和气质也部分接近于北欧人,而且,李笠的摄影基本上用黑白拍摄,有着北欧的简约和冷静,和李笠的诗句一样,简洁的美,蕴蓄着他的态度和对世界的观察。

李笠有一个很有趣的身份:他回到中国,是出于他夫人是瑞典驻中国上海领事馆的领事,他是领事的家属,然后,在7月,他们将去捷克斯洛伐克。

我不知道吹到我身上的风,当它吹到李笠身上时,作为故土的异乡人,他会有怎么样的感觉。也许下一次见到他,要在布拉格的街上了。

5

公元1089年,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这一次他是牧守江南,在此后的三年,他留下了诸多灿烂的诗篇和传说。

我们从这条时间之河再往前回看时,距离苏轼300年左右,那个叫做白居易的诗人也曾经泛舟西湖。

公元2016年6月,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同样吟诵于这山水之间。

远处,有鹭鸟飞翔,再远处,山色青青,俯瞰着这江南的水墨。

导 读

B10
版

《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

吕澎/著

这是艺术史家吕澎对当代著名艺术家张晓刚1996年之前的艺术历程的个案研究,也是一部真诚、动人的传记。通过大量的资料文献,包括书信往来、日记、画作等,吕澎对张晓刚的成长过程、艺术历程进行了一次多维的叙事和解剖,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家对艺术的热情和执著,生活的欢愉与痛苦,以及那个时代的最好与最坏。

B11
版

《“绝境长城”背后的冷知识》

李臻/文

“当琼恩·雪诺当上了守夜人军团总司令后,就果断采取了这种更有效率的方法保卫长城——和野人合作。琼恩允许让野人在赠地定居,还招募野人帮助守卫废弃的堡垒来保卫长城防御异鬼,于是守夜人和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互惠互惠的新的长城。高墙带不来繁荣。现实世界中,明智的统治者也会采用互惠的方法替代一味防守。”

B12
版

《杭州隐秘地图之:龙翔桥公交站》

孙侃/文

“在市中心下车,从西湖边出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杭州人颇为美气的事。当这样的愿望显得愈见朴素、变得轻而易举之时,我们仍然忘不掉龙翔桥公交站。曾经与它发生千百次交集,它的接地气、它的人间烟火味,它的温良实在,让我们难以割舍,也让我们充满期待。”